



豫 劇

組長和女婿

著 編 原 改 之 中 方 姜
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出 版



豫劇

組長和女婿

方 之 原 著
姜 中 改 編

北京寶文堂書店

714.6
15

存

2

組長和女婿 (豫劇)

原著者 方 之
改編者 姜 中
出版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

編輯部：楊梅竹斜街 101 號 電話三局 3102 號
營業部：東打磨廠 158 號 電話七局 2887 號
印刷部：三里河大街 37 號 電話七局 2047 號

電報掛號：2887 號

一九五四年 五月初版
字 數 18,000 字
定 價 1,100 元

36 開本 42 定價頁
印 數 1—5,000 冊

PDC

時間：一九五三年麥收後。

地點：河南某農村。

人物：金大媽 五十歲。（簡稱媽）

金小蘭 二十歲，大媽的女兒。（簡稱蘭）

顧盛 二十一歲，互助組長，小蘭未婚夫。（簡稱盛）

薛成林 二十三歲，團支部書記。（簡稱林）

張德保 二十多歲，小蘭的鄰居。（簡稱保）

劉發祥 四十歲。（簡稱祥）

農民羣衆若干人

第一場

（顧盛揹槍上）

盛：（唱慢板）吃過飯揹上槍村外站崗，一陣陣東南風逼體生涼。這幾天俺組內吵吵嚷嚷，幹起活不帶勁耽誤時光。工票糧每天五斤四兩，你嫌低我嫌高很難商量。爲算帳爭論了一個晚上，金大媽還不住說短道長。這一回難壞我互助組長，無奈何找小蘭前去相商。（抬頭四望，夾白）怎麼還不見來呀？嗨！

（張德保上）

保：盛！你等誰呀？

盛：我……啊，德保哥，你到哪裏去啦？咋到這時候才回來？

保：到王莊給王大媽幫工去啦。你在這等誰？

盛：等團支書。

保：噓！團支書到區上去啦，別瞞我，準是等小蘭哩。

盛：是的，我找她商量件事。

保：是不是商量去登記結婚呀？

盛：別扯淡，正經事。

保：啥正經事？

盛：德保哥，近些時，組裏對金大媽有些意見。

保：別提她，尖酸刻薄……哎！哎！我今天在王莊喝了兩杯酒，說話常真沒個分寸了。

盛：德保哥，有話你儘管說，別說我和小蘭還沒有結婚，就是結了婚，親戚是親戚，公

事還要公辦的。

保：不，我沒啥說的，一點意見也沒有。

盛：不會一點意見也沒有吧。沒意見，麥忙天，咱們組裏搶收還搶不及，你咋會跑到外

邊去幫工呀？

保：（激怒）組裏工錢低，就不能不讓人家到外邊找活做，誰不想多撈幾個工錢呀？

（唱二八）我問你工票糧食啥標準？幹一天不過四五斤。金大媽地多人手少，她家沾光虧旁人。你當組長講情面，有話不肯講出唇。大夥看着不公允，幹起活來沒精神。既然兩利辦不到，就別怪我幫工到外村。

盛：（夾白）我也……

保：你也怎麼樣？

盛：我也不是偏誰向誰，不過咱們都是鄰居呀！（唱二八——單句）難道說老鄰老舍全不
論？兩隻眼光看糧食不講人？

保：（更氣）（唱二八）休要說我不講人，再沒有，金大媽的東西看得真。去年我幫她把活做，半年腥葷沒沾唇。老鄰老舍要互助，總還要雙方都趁心。

盛：（沉了沉氣）德保哥，金大媽的爲人，我不是不曉得，我也不能爲她，把組弄垮呀！

保：那就看你能不能打破情面了，

盛：你放心吧，就是我當面講不出口，也要找人替我說。

保：噓！你願意當好人，誰肯唱黑臉呀！

盛：小蘭是她閨女，說話總比我有擔待些，我正爲了這件事找她，叫她想法子打通她娘的思想。

保：那也好，我不打擾你們。（臨走回頭）啥時候開會，你通知我一聲，只要評工合

理，誰肯放着近活不做，跑到外邊去幫工呢？（邊說邊下）

盛：（目送德保走後，長嘆了一口氣。）

（唱流水）張德保本是個直性漢，差一點俺兩個把臉翻，到現在我落得兩頭埋怨，領導這互助組真不簡單。（吸烟）

（薛成林上）

林：（唱流水——連板）警惕敵人來搗亂，佈置民兵多防範，匆匆忙忙往家轉，

盛：（接唱）上前攔住指導員。（白）成林哥，你回來怪快呀。開的什麼會？是不是關於互助組的事？

林：不，是佈置保衛麥收工作。怎麼樣？組裏有問題嗎？

盛：組，眼看要垮台了。

林：爲什麼？是不是又爲了工票糧的事？

盛：有些人嫌工票糧食太少，幹活磨洋工，有的乾脆到外村幫工去了。

林：那你爲啥不開會定一個公平標準呢？

盛：金大媽的話很難說，怕吵來吵去弄得不歡而散。

林：我不早對你說過嗎？工錢不漲，做工不評，難免吃虧的吃虧，沾光的沾光。你怕不歡而散，恐怕一定會不歡而散的。

盛：吃虧？吃虧要數着我了。（唱流水）爲了咱互助組少生意見，我總是處處吃虧在人

前，麥熟盡讓人先割，自己的二畝早麥沒動鏟。俺娘天天將我埋怨，我真是啞叭吃黃連。

林：（唱流水）我問你團員應該怎麼辦？怎麼樣才能在組裏稱模範？

盛：（接唱）這句話很簡單，起一個帶頭作用理當然。

林：（接唱）互助組要講兩利與自願，帶大家去吃虧可不沾，牽牛應當牽鼻子，牽着尾巴怎向前？想要把互助組整頓好，就應該打破情面評工錢。孫猴子八卦爐裏去受燒鍊，鍊成了火眼金睛鐵一般，互助組就像八卦爐，不精心苦鍊難長遠。（白）盛！你要是打不開情面，弄得黃鱔沾光，泥鰍吃虧，你雙手捧，也不能把全組的人都捧得緊緊的。你想，你是組長，你怕得罪丈母娘，會上不去主持公道，組員們誰肯打頭陣？難怪大夥消極怠工了。

盛：成林哥，別說了，我一定要召集組員大會，重訂工票糧標準。不過……

林：不過什麼？

盛：不過，我想先跟小蘭談談，叫她幫我打通金大媽的思想。

林：唔，當然可以。你就去找她吧。

盛：不，我……在這等。

林：（微笑）大概你們是約定的，我不打擾你們，我去找民兵隊長佈置一下護場工作。

盛：你先去吧。

林：（回頭）別忘了幾個字：打——破——情——面！公私分開！（下）

盛：（徘徊、決心的）一定要遵照團支書的話辦！

（金小蘭上）

蘭：盛哥！

盛：小蘭，在這裏。

蘭：你找我有事嗎？

盛：有事，有要緊的事。小蘭，你知道組裏很多人對大媽有意見嗎？

蘭：你別說了，俺媽在家正嘮嘮叨叨埋怨哩。

盛：她……她埋怨誰？

蘭：埋怨誰？埋怨你呀！

盛：我？

蘭：（唱流水）俺家地多活兒忙，大夥理應多相幫，爲俺割麥不帶勁，磨磨道道誤時光。

俺娘背後發脾氣，難道說俺能不掏工票糧？你本是咱組大組長，爲什麼裝聾作啞不

吭腔？

盛：（唱流水）兩頭埋怨我這組長，好似耗子鑽風箱。

蘭：（夾白）他們埋怨你啥？

盛：（接唱）她們嫌工票糧食少，說我偏向丈母娘。

蘭，胡說！

盛：（接唱）你家地多人手少，算起帳來您沾光，我想開個組員會，特來找你相商量？

蘭：（接唱）該漲的漲，該降的降，爲啥找我來商量？

盛：（接唱）咱倆啥話都好講，還要你勸勸咱大娘，回頭組裏開大會，免得雙方鬧得僵。

蘭：（接唱）只怕她不聽我的話，到時候咱二人臉上都無光。

盛：（唱二八——硬起）不管她會上怎樣講，一定要增加工票糧，爲公事請你多原諒，

蘭：（接唱）你說這話不應當。（連板）小蘭是小蘭，俺娘是俺娘，誰有理，誰就講，

與我小蘭有何妨？

盛：（接唱流水）話兒雖是這樣講，頂好還是別鬧僵，等到咱們結婚後，免得來往不

順當。（白）小蘭，你知道我爲組，作難可真不小……

蘭：別說啦，公事公辦，該咋着你就咋着，反正工票糧多少，又不是你自己上腰包啦。

盛：不過，我總想你能好好勸解一下，免得她老人家生我的氣。

蘭：嗯，我盡力跟她談談吧。

盛：嗨……

蘭：你還有什麼難事？

盛：小蘭，萬一大娘生我的氣，你……

蘭：她是她，我是我，我一輩子也不……（抬頭）哎呀，天陰啦，我還要趕快收拾院裏

的柴草哩。(急下)

盛：(追着說)不要忘了，好好勸勸大娘。(回身)小蘭真好，(唱流水)小蘭對我情義深，公私二字認的真，馬上召集組員會，討論評工與記分。(下)

第二場

（金大媽上）

媽：（唱緊二八）越思越想心越氣，大夥兒開會把我欺。這個說工票糧食少，那個說做活工錢低。別人說，我不氣，小顧盛也跟着瞎唧唧。他也批評我不估理，說話不像是俺女婿。回家來不見小蘭哪裏去，（夾白：小蘭！小蘭！）死妮子一天到晚不在家裏。

蘭：（上，唱流水）母豬生了小豬娃，渾身白毛帶黑花，只要好好餵養大，足頂半季好莊稼。（白）娘，你回來啦，咱的母豬生了七個豬娃，真喜歡人！

媽：（生氣）有啥喜歡？財多孽大，我快變成唐僧肉啦，一圈子妖怪想張嘴。

蘭：啥事？把你氣得這個樣子？

媽：開過會啦，一天工又添斤半糧食，這不是故意想佔咱家的便宜嗎？

蘭：顧盛跟我談過啦，咱組工票糧本來就是嫌太少了。

媽：（越發生氣）顧盛，顧盛，別提他！啥親戚？簡直處處給我爲難，以後你……

蘭：娘，有意見你不會跟他當面提嗎？

媽：我沒好氣跟他們囉嗦，反正我有老主意，就是兩個字：退——組！

蘭：娘，你可不能這樣想呀！（唱豫西二八）勸娘可不要把主意拿錯，退了組咱家中困

難太多。咱家中就咱們母女兩個，地又多人又少怎麼做活？曾記得去年收麥無人幫助，恰碰上天氣變大雨成河，咱兩個冒雨救麥如救火，三畝地只收了一畝多，多虧得好心好意顧盛哥，趕來幫咱去收割，打完場後計算過，足足壞了二斗多，從此後大夥商議搞互助，互助的好處就不用多說。工糧太低虧大夥，有些人故意把洋工磨，這件事難壞了顧盛哥，特來找我相商酌，添斤半糧食不爲過，咱爲地裏多出活。

媽：（唱二八）死妮子莫要再勸我，顧盛的點子比你多。你要是聽了他的話，就好像引着瞎子去跳河。他家三個男子漢，工票糧多了合得着。合着他，合不着我，我不能聽他把咱的「大頭」捉。

蘭：（唱狗廝咬）咱要是退組散了夥，叫誰犁耙叫誰鋤？

媽：（唱二八廝咬）有錢能買鬼推磨，僱個短工該咋着！

蘭：（唱狗廝咬）就說是短工能找着，一個牲口咋幹活？

媽：（唱二八）趙發祥有個老犍子，咱有一匹大青騾，回頭跟他去商議，咱們兩家把犍犍。

蘭：（唱二八）這樣辦，更不妥，誰不知劉發祥自私自利又刻薄！

媽：（唱二八）半斤八兩分兩處，管他刻薄不刻薄。我的主意已拿妥，你不要一邊瞎囉嗦。（白）反正我要退組，你再說得好，我有我的主意，不聽他們這一套了。

蘭：娘，你這樣跟人家鬧翻臉，不怕別人說你「小氣」嗎？

媽：小氣？誰說我小氣誰把糧食拿出來。你這妮子，沒有過門，就想跟着女婿一起欺負

娘啦？

蘭：娘，你咋這樣說，誰欺負你？

媽：顧盛欺負我，你自己找的好女婿！

蘭：（哭）你自己小氣，受了批評，回來找我出氣！

媽：（鬆了一口氣）你還哭哩！我土埋半截的人啦，一天到晚操心，我還能幾天？還不是爲你打算？不過，我一天不斷這口氣，就不能看着讓人家隨便擺佈我。嘯！

（母女相持不下，顧盛上）

盛：大娘，大娘！（進門）

媽：盛，正巧你來啦，我有點事要向你提出來。

蘭：（忙攔住話頭）娘，你不要說，有話慢慢商量。

盛：啥事？大約是大娘生我的氣了吧？

媽：我生啥氣，反正都是我的不對，爲了我，叫組裏鬧得烏煙瘴氣的。

盛：大娘呀！（唱流水）大娘莫要生我的氣，老人家不要與我論高低，適才說話得罪你，千萬莫要記心裏。

媽：（夾白）我可擔當不起。

盛：（接唱流水）水求平，話求理，公事公辦才相宜，互助組首先要兩利，誰有意見誰就提。

媽：（夾白）我也沒有捂着誰嘴呀。

盛：（接唱）工票糧和旁組比一比，實在是咱們組裏嫌太低，爲了全組都提議，才將標準提一提。

媽：（夾白）反正合着你們合不着我。

盛：（接唱）你說這事合不着你，有什麼意見不妨再提。

媽：（接唱）不說東來不說西，快讓我退組少生悶氣。

蘭：娘！（唱緊二八）娘說這話不相宜，你要退組我不依。

媽：（接唱）我說退，就要退，你還能把我不下地獄？（白）我退，我退！你咋着我？

盛：大娘別氣，互助組本來是要講自願，不過……

媽：不過，不過我退了組，落個老頑固唄。

盛：你好好想想，消消氣再說。

（小福子內白：盛哥！咱娘叫你回家哩！）

盛：回去了！（對小蘭）小蘭，你再好好勸勸大娘吧。（下）

蘭：娘，人家一番好意來給你賠不是，你爲啥越勸越氣，叫人家下不來台？

媽：到底是他叫我下不來台？還是我叫他下不來台？

蘭：光怨人家，就沒想想自己。

媽：（更氣）我不好！我不好！你就趕快到他家去吧！我，我……

蘭：（氣得流淚）噯！噯！（跑下）

媽：（自言自語）退了組，我跟劉發祥擱，免得天天受人家嘀咕，我牲口有牲口，家具有家具，哼！講種莊稼，我還有點不服氣哩。（下）

第三場

（顧盛擔糞筐上，邊唱邊將糞土裝一筐。）

盛：（唱慢二八）金大娘退組去單幹，我心裏倒也放下一塊磚——心裏邊有話嘴裏就談。互助組做到兩利又自願，再沒有人磨磨道道去偷閑——再沒人貪圖工價溜外邊。組裏邊成立託兒所，孩子們交給一人去看管，婦女們下地做活無牽連。穀子地，鋤一遍，黃豆菜豆搶種完——算起來不過是三四天。（連板垛子）抽出幾個人，農場裏把活幹，爲公又爲私，幹活勁頭歡，每天四千五百元，買一窩小豬上了圈，交給了俺娘去看管，又能積肥又賺錢。（連板）大夥生產火朝天，我當組長也喜歡，只有一事心難放下，這些時不曾見過金小蘭。一個村子半里遠，她在北來俺在南，兩家田地連着邊，上冬學同在一個識字班。自幼兒就在一處玩，長大後又在一起種莊田。自己訂婚兩情願，兩個人心心緊相連，誰料想金大娘與我鬧翻臉，鬧得俺兩家不香甜。（轉快）莫非是她對我有意見，有話不肯當面談，有意見沒有我不管，公事公辦理當先，我好似蘸着洋糖吃苦瓜，一陣苦來一陣甜。（擔糞下）

蘭：（上，唱緊二八）村莊上傳來豬瘟病，家家戶戶鬧的兇。俺娘忙着把地種，家裏沒人來照應。刷了鍋我到圈豬看，滿圈豬娃不吭聲。又不吃，又不動，不由小蘭吃一驚。不曉得誰會治豬病，問問俺娘咋擺弄？遠看前邊是顧盛，不如我趕上前去問一